

如何创作具有中国气质的 好绘本

前不久,蔡皋斩获国际安徒生奖,让富有东方意蕴的中国原创绘本站上国际舞台。日前,我们邀请她和学界、业界人士,共同关注绘本行业的发展现状、青年创作者的成长迷茫,以及如何守住创作本心、提升原创品质等话题,以期更多兼具温度与厚度的中国绘本蓬勃生长,在传承与创新中走出属于自己的宽阔之路。

夜色渐柔,月光洒进屋里。儿童绘本作家蔡皋坐在沙发上,翻开了折页童书《月亮走,我也走》。小孙子亲昵地靠在她的肩头,目不转睛地望着书页上那些灵动的画面。“月亮走,我也走,我跟月亮提花篮……”她悠悠地给孩子念起童谣,温柔的语调勾起如烟往事,透出人生的澄澈与平和。

作为孩子认识世界的一扇窗,儿童绘本是珍贵的精神滋养,给人以启迪、示人以方向。那么,什么样的绘本是好绘本?怎样让更多具有中国气质的创作脱颖而出?我们共同聆听创作者、研究者与一线实践者的心声。

这才是好绘本应有的模样

“你瞧,中国汉字可有智慧呢!‘朋’由两个‘月’字组成,就像月光相融,寓意人与人之间心意相通;而‘明’字,由日与月构成,日月交辉方为明。古人这番哲思令人叹服,这也是《月亮走,我也走》所传递的内涵,引导孩子欣赏月色,与万物为友。”蔡皋说,中国好绘本一定深植传统文化沃土,以独有的东方气韵打动人心。

“立足儿童视角,贴近他们的内心与生活,才能真正引发共情与共鸣。”蔡皋直言,绘本创作无关名利得失,它应是一种跨越代际的艺术品,让孩子从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成长。

采访过程中,“共情与共鸣”成为大家共识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兴利提出,创作得贴合孩子的年龄特点:例如,2至3岁儿童逐步形成自我意识,适宜场景化、角色化的简单绘本;3至6岁儿童社交意识快速萌芽,故事内容可以侧重友谊、勇敢、分享等话题。总之,被理解、不说教的内容更容易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与成长底气。

“好绘本没有绝对的审美标准,只有把握住内容的核心与关键,再去谈呈现的技法、语言表达的节奏以及作者特色与风格,才更有价值与意义。”蔡皋坦言。

摸清了好绘本的内核与温度,再放眼整个行业,会发现其发展已迎来新趋势。

数据显示,2025年中国儿童图画书市场规模达到93.79亿元。“儿童绘本份额稳步攀升,亲子购书已成为家庭刚需。”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舸谈及,售书渠道也在发生巨变,社交平台成为吸引客流“主阵地”,“一本新人原创作品,完全有可能因为博主的一条短视频迅速出圈,销量冲上当月榜首。”

在实地调研中,刘舸发现亲子阅读早已升级为体系化的家庭文化消费。“有一位宝妈,在孩子阅读方面开支很大,专门在家里开辟了图书角。在她心中,好绘本就是一座儿童博物馆,能让亲子在互动阅读中一起思考、共同探索。”刘舸表示。

随着技术迭代发展,绘本形态也在悄然改变。刘舸打了个比方:技术给绘本插上了“羽翼”。例如,AI伴读能助力深度阅读,AR、VR技术带来沉浸式体验,多语种功能打开跨文化传播之门,数字艺术让文本变得鲜活。“我亲眼看到一个儿童文学作家,用AI将文字内容转化为动画短片,风中的纸鸢、嬉闹的孩童、摇曳的栀子花仿佛都有了呼吸,太有视觉冲击力了。”刘舸说。



儿童绘本的“成长难题”有哪些

“平时带娃逛书店,常看到整排的绘本画风雷同、剧情相似,大多是小兔子、小熊这类常见内容,富有童真童趣、奇思妙想的题材反倒少。”自由插画师马圆李一脸无奈,“什么火就画什么,最后路子却越走越窄。”

刘舸回忆,在一次行业研讨会上,有专家直言部分绘本脱离现实、内容虚浮。一些编辑和作者一味迎合爆款,粗制滥造、东拼西凑的同质化作品层出不穷,优质作者创作热情受到打压,合理收入也难以保障。行业看似热度高涨,实则少了深耕精品的动力与底气,这成为当前亟待破解的“成长难题”。

比同质化更隐蔽的问题,是功能性导向带来的创作异化。马圆李告诉记者,有些绘本有点像“育儿工具书”,家长的育儿焦虑被直接转化为创作需求。例如,有的作品奔着“戒挑食”“练社交”等目标去创作,不仅无法打动孩子,还可能让他们产生抵触心理。

行业要发展,人才最关键。在众多受访者看来,编辑的审美眼光与内容判断力,对产出精品有很大作用。但眼下,行业内精通统筹策划、全流程创作的优秀编辑仍旧缺乏。从高校培养来看,脱离市场需求也加剧了相关人才供给缺口。

“作为自由插画师,看着职业很自由,但各种压力都是自己扛。比如,社保要自己交,收入不稳定,原创版权被乱用。前几年,有人临摹我的原创画作,不标注来源就当自有作品发布,还有人拿我的作品制作产品纹样,整个维权的过程特别难。”马圆李期待行业秩序更加规范,能够切实保障创作者权益,让大家安安心心深耕创作,把与孩子有关的事做好。

张兴利表示,AI大模型批量生成绘本内容,加剧了内容的同质化与审美的单一化,质量偏低的内容涌入市场,导致精品被湮没、“量增质减”等尴尬局面。

“当前,绘本出海依旧以单向版权售卖为主,优质版权议价能力弱。”刘舸补充说,有些作品过度依赖本土语境,缺乏跨文化共鸣点,加之文化“转译”人才紧缺,对外传播仍旧任重道远。

在守心提质中寻求破题之路

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,面对“成长难题”,创作者、研究者纷纷用心思索,探寻破题之路。

“要提升原创能力,创作者不妨问问自己,是否全身心投入,是否融入真实阅历,内心情怀能否与作品相融?”蔡皋说,这三问,也是对创作者初心与坚守的叩问。

“产出一部好作品,就像孕育生命一样,离不开作者的文化沉淀、人生体验、心性修为。”蔡皋举例说,她创作《宝儿》用了一月有余,但宝儿的原型——《聊斋志异》中的贾儿形象早已在心底沉淀多年。年少时读的经典作品积累下来,成了后来落笔的灵感源泉。“宝儿这个孩子,独立自主、自信坚强,映射出了自己的个性品质与人生追求。于我而言,创作是一场自我修行,即使在沉寂无名的岁月,仍旧可以葆有持续向上的生命力。”她说。

“精品离不开慢工。”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文认为,从内容创作、图文搭配,到设计、排版、印刷,这是一套系统性工程。编辑要沉下心,有耐心与定力,该走的流程,该把控的环节绝不省略,在语言节奏、语句长短、用词难易上精益求精,让文字贴合孩童的认知水平和阅读习惯。

“补齐人才短板要从教育抓起。”刘舸建议,高校应贴合现状优化学科设置,侧重绘本叙事方向,融入国际传播、儿童心理学、思维训练等内容,提升作者、编者等从业者的综合能力。

实际上,很多作者在创作之余,还要为收入、生计而担忧,难以做到心无旁骛。多位受访者呼吁,希望在社会范围内建立完善的扶持体系与版权保护机制,提升原创作者的版权议价能力,让创作者能靠扎实作品体面生活。

刘舸指出,推动优质绘本阅读,也可进一步促进原创绘本创作。一方面,分级阅读科学化与阅读推广公益化双管齐下,用专业机构、专业人士推荐的好绘本抵御低俗流量内容的侵蚀。另一方面,也应顺势打造“优质内容+智能引导”的模式,让技术成为辅助深度阅读的工具,而非单纯的内容输出载体。此外,盘活公共图书馆与绘本馆资源,加强与幼儿园、社区的联动,为更多原创绘本扎根沃野、滋养童心创造更多可能。

据光明日报